

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表演藝術國際發展專案」

---

【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及國際連結平台三年計畫】報告書

NCAA

尼可樂表演藝術有限公司

「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及國際連結平台三年計畫」是為近年來在國際十分熱門且台灣也日漸蓬勃的音樂領域所策畫。在臺灣雖有多位在此領域的優秀創作者及演奏者，但尚未有能夠呈現的平台，尼可樂表演藝術希望透過舉辦此次計畫，將台灣表演者的演出技巧及藝術價值提升，並為台灣當代即興前衛音樂打造一國際發聲平台。

該計畫於 2016 年~2018 年期間率領代表台灣的即興音樂團體/音樂家參與國際重要藝術節，並串聯歐美、兩岸及東南亞重要實驗即興音樂場景，搭建藝術家交換計劃平台。另於 2017 年 11 月連續三周辦理「第二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以及 2018 年舉辦共製音樂會「聚焦荷蘭」，於計劃期間邀請國際間重量級樂手來台。

### 計畫效益評估及啟示與建議

三年來，尼可樂因為獲得國藝會等單位支持，逐漸拉起即興音樂世界地圖上的描點，認識了許多朋友，實現理想中開放平等自由的國際交流。在最後一年的共製音樂會挑選聚焦「荷蘭」這個概念，除了荷蘭文化在前衛藝術領域的高度知名外，音樂節第一屆的老朋友-長笛家馬克·阿班·若茲，也是現任荷蘭表演藝術基金會顧問暨政府即興音樂董事會（BIM）一員，回應了尼可樂的共製想法，並提及幾位前輩到新生代等各具特色的代表性演出者，尼可樂躍躍欲試，在雙方提案後的期間努力醞釀充足能量，最終順利在這個被尼可樂視為成果展現的共製音樂會上，呈現了令人喜悅的成果：自由、開放、自在悠遊，但同時互相聆聽的狀態。特別感謝國藝會與贊助單位的支持，使得尼可樂得以實現夢想，尼可樂心中的藍圖雖未完全實踐，但是因為有了這三年的支持與累積，下一畫筆落下時，我們能夠更有力道了。

台灣的即興音樂，近幾年才開始被提及，音樂家們卻也積累了不少演出實力與經驗，甚至開始在國際間被提及，在計畫最後一年，台灣音樂家們與荷蘭音樂家們同台共演，在台北國家演奏廳這個地理交點呈現，作為尼可樂階段性檢視的音樂會。我們感覺到台灣即興音樂的萌芽已經冒頭：擁有更多專業音樂背景的人才開始接觸即興音樂領域，我們得說，透過小場次的即興音樂會，與觀眾近距離的接觸與交流是必須的，如此才能使得更多音樂人、一般大眾認識即興音樂，並移除對於即興音樂的刻板印象與標籤，然而移除舊有觀念是件困難的事情，加上即興音樂是小眾中的小眾，觀眾群的拓展步調相對緩慢。

另也因觀眾獲得資訊的習性，尼可樂近年將網路宣傳主力放在臉書廣告上，然而臉書演算法在 2018 年降低了廣告比例，宣傳文章觸及率下降，因此除了尋求行銷公司的協助外，尼可樂也擴及至現今流行的社群平台 Instagram，不過 Instagram 並非尼可樂主要觀眾群習慣接觸的管道，且 Instagram 廣告宣傳的比率也尚未提高至能夠成為主要宣傳介面的平台，因此在今年的網路行銷面是較為困難、尚未突破的。

相較於一般觀眾關切台灣即興音樂的習性，音樂家們則較容易因為其專業背景渴望深度了解而瀏覽台灣國際即興音樂平台，相對社群平台提供的淺面點狀訊息，國內外音樂家可透過台灣國際即興音樂平台了解深度且全面的資訊。在管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平台上，尼可樂面對到的困難是平台後台管理具有一定專業性，因此工作量集中落在同一人，不似社群平台可將工作量分攤，因為進度掌控不及社群平台的更新。尼可樂面對到的困難是平台後台管理具有一定專業性，需要專業的網路管理公司來擔任，這方面我們人力不足的地方，必須等

日後若有其他經費的挹注才能改善

尼可樂將在即興音樂領域繼續努力，將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繼續維持每年六至七場的小型即興音樂會，並計劃加入不同領域的藝術形式，試圖增加吸引點，提升觀眾踏進即興音樂會的意願，希望藉此更靠近完成尼可樂心目中的那一幅圖的那一天。

若說要給予一同在即興音樂領域努力的夥伴建議，那勢必是「耐心」。在這樣資訊方便取得卻也爆炸的年代裡，要使得一般大眾願意停下腳步多瞧一眼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只區隔出即興音樂的獨特性與存在的必需性是不夠的，即興音樂的親切性-人人皆可擁有即興樂、即興音樂概念-解構與架構、打破框架、出格等等即興樂種各面向，都需嘗試向觀眾丟出誘餌。

尼可樂在《聚焦荷蘭》大師班及音樂會後簽名會，大幅度與觀眾接觸，因此以此作為整體效益舉例範本。《聚焦荷蘭》音樂會獲得許多無論是具有音樂專業背景或者一般閱聽觀眾的肯定回饋。就具有專業背景觀眾的說法，他們對於即興樂感到非常驚喜，欣賞演出的過程中，感受到音樂家演奏即興音樂時不斷挑戰自我的困難度，而非「即興」(意指：隨意)演奏，甚至演奏家「選擇」之後，經常是挑戰自己也挑戰對方，對於即興音樂戲稱是一種修行的樂種。而就一般大眾的說法，他們感受到即興樂的自在感，看見「自由」的美妙，隨著音樂時靜時躁又時而安撫等起伏，經歷了直接的想法、情感，無論展現的是哪一種情緒，都非常的透明不經修飾，使身為觀眾的自己，也打開了生活中的糾結，更加釋放自己。

三年計劃於此結束，尼可樂在過程中不斷實驗、質疑、確認再繼續執行，無非是希望即興音樂這樣美麗的樂種能夠更被多人看見，大文豪馬奎斯在《百年孤寂》這本書的開頭說：「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去指。」台灣的即興音樂走至今日，雖已向前邁進不少，但仍必須等著觀眾帶著耳朵，進入當時當刻，將聲波寫入靈魂，來定義瞬間即是永遠的驚喜。